

打开欲望之门的那只手的别名叫心魔？

# 天蝎森林



Scorpio Forest

上官午夜 著



接力出版社  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优秀出版社  
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

中国林业出版社 (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)

# 天鵝森林



Forest Travel

2008.12



中国林业出版社 (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)



Scorpio Forest

# 天蝎森林

TIANXIE SENLIN



接力出版社  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蝎森林 / 上官午夜著. — 南宁: 接力出版社, 2010.1  
ISBN 978-7-5448-1160-6

I. 天… II. 上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40346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潘 炜

美术编辑: 董 炜 媒介主理: 耿 磊

责任校对: 刘会乔 责任监印: 刘 元

社长: 黄 俭 总编辑: 白 冰
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

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 530022

电话: 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010-65545240 (发行部)

传真: 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010-65545210 (发行部)

网址: <http://www.jielibeijing.com> <http://www.jielibook.com>

E-mail: [jielibupub@public.nn.gx.cn](mailto:jielibupub@public.nn.gx.cn)

经销: 新华书店

---

印制: 河北省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

印张: 7.375 字数: 200千字

版次: 2010年1月第1版 印次: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—20 000册

定价: 21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,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,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。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,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。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10-65545440 0771-5863291

爱，是人世间最盛大的力量。

相信爱，相信未来。

所有的迷局与悬念，终究因爱而生，也会因爱而解。

—— 上官午夜

# 目 录

第一章	离奇的谋杀	1
第二章	迷失在天蝎森林	23
第三章	第一个失踪者	47
第四章	面具人现身	73
第五章	数学题的暗示	101
第六章	兽血在沸腾	126
第七章	幕后有人	149
第八章	你已经没有机会	170
第九章	司凯典的救赎	190
第十章	是恶魔，还是疯子	209
写作札记		227

## 第一章 离奇的谋杀

### 1

凌晨四点。

S市在沉睡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沉睡。

只有那一次比一次愈加猛烈的暴风雨还在肆虐狂啸着，张牙舞爪。

也许，暴风雨也是有生命或灵犀的吧。

你听，它们敲打得如此急促、如此疯狂，把路边的小树苗吹得东倒西歪，那一阵阵不可抑制的咆哮，仿佛争先恐后试图道出某一个惊天秘密，抑或是预感到某种可怕的信号而不知怎样阻止。

这场暴风雨有些不寻常。

没有人察觉到异样，大家都在沉睡着、沉睡着。

雨夜中，一只黑猫悄无声息地跳落在某个窗台上，浑身湿漉漉，悠闲地舔着爪子。

忽然间，它像是嗅到某种气味，猛然弓起身子，幽蓝的眼睛闪电般转向另一个窗台，飞也似的跳离现在的窗台，不见踪影。

就在这时，一道赤红的闪电破空而下。

S市为之一震，梦中人也为之一震。

不一会儿，一声惊悚至极的惨叫骤然响起……

暴风雨似乎愈加猛烈了。

## 2

命案发生在S市光明小区C栋701室。死者苏雪，女性，三十一岁，飞翔广告公司职员，六月十五日凌晨被发现死于家中卧室，报案的是她的丈夫段正扬。

死者颈项被割断，切口整齐，初步判断是利器所为。

死亡时间凌晨一点至三点，案发现场没有可疑的指纹和脚印，没有挣扎或搏斗过的痕迹，没有移尸迹象，也没有凶器。从死者的面部表情来看，她应该是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被杀害的。

当警察赶到案发现场时，死者的丈夫段正扬蜷缩在墙角，浑身是血。

经法医证实，他身上的血正是死者的血。

段正扬痴痴呆呆地盯着那颗血淋淋的人头，面如死灰。

直到警方把他列为最大嫌疑人抓进公安局，他才如梦初醒般地开始辩解，说他根本不知道苏雪究竟怎么死的，他当晚喝多了，回到家便倒头大睡，夜里被一声炸雷惊醒后转头发现苏雪身首异处，而苏雪那颗人头鬼使神差地在他怀里搂抱着。

警方自然无法相信这种口供。谁会相信夫妻俩同睡一张床，妻子惨遭不测，而丈夫在搂着妻子头颅的情况下一无所知，怎么可能？简直是天方夜谭！

稍后两天，警方搜集到诸多证词，证实段正扬当晚的确跟朋友到钱柜喝酒，虽然喝多了，但远不到烂醉如泥的地步，还



能清醒地埋单，还能自己开车。十一点钟左右他与朋友们分手，这一点跟光明小区保安的证词基本吻合，因为他们每天晚上十一点半换班，这个时候看见段正扬驾车回来，之后没看见他出去。

没错，段正扬就是凶手！

这是我听完这个案子后的第一感觉。

只是有一点我捉摸不透，警察赶到案发现场时，并没有看见苏雪的人头正在段正扬的怀里抱着，他为什么交代这个？纯粹为了增强案子的离奇气氛？还是另有原因？

本来这个案子跟我不存在任何关系，我也完全可以不用理会，可是当我听到死者的名字时，竟然涌起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尤其在见到死者的照片后，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了。

苏雪跟我肯定有着某种关系，而且不仅仅是一面之缘这么简单。

跟一个被谋杀的人扯上关系肯定不是什么好事，所以这几天我一直恍恍惚惚，魂不守舍，拼命地回想苏雪带给我的记忆，却始终一片空白。

人总是这样，你越试图想起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，越是想不起来，绞尽脑汁也徒劳无功。

我只好长叹一声，用手捏了捏眉心，我跟苏雪到底有什么关系？

身旁的罗天看了我一眼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，小烟？”

罗天是我的男朋友，也是刑警队长，苏雪的案子就是他告诉我的。

下午四点半，我们并肩走在南海东路，往前左拐再走两百米就是菜市场，这是罗天第四次准备去我家，前面三次总是因为他临时有任务而没有去成，为了这事老妈反反复复地数落我，数落得我的耳朵即将起趺了。对于这件事，罗天实在过意不去，

于是乎，今天下午向局里告假，跑了几家商场给我爸妈买礼物，还特地把手机调成静音状态，说无论如何这次再也不能失约了。

商场门口，我盯着鞋尖，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句：“什么怎么了？”脑子里仍然想着苏雪的事。

“不是，就觉得很奇怪，如果以前你听到这样离奇的案子，你一定特别好奇……”

“是啊。”我接口道，“我天生好奇心重，可我不是对所有的事情盲目好奇，就拿这个案子来说，它离奇吗？我只能用‘NO’回答你。”

“哦？我倒想听听你这个局外人的看法。”罗天笑了笑，饶有兴趣地看着我。逛了一个下午，他的脸被晒得通红，泛着油光，但他似乎不觉得累，反倒神采奕奕，尤其那双眼睛，明亮得直指人心。

“我是局外人，能有什么看法？事情不是明摆着吗，不是段正扬还有谁？”我看看罗天，问道，“你该不会真的相信他什么都不知道吧？”

“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疑点。从表面上看，段正扬嫌疑最大，可是他根本没有杀苏雪的动机，他们结婚七年，感情一直很好，未曾吵过架，而且段正扬是个有身份地位的人，怎么也不像杀人凶手，如果苏雪确实是他杀的，他完全可以毁尸灭迹，岂敢报警？还有，他为什么不把现场布置成他杀的模様，凶器呢……”罗天越说声音越小，最后那些话更像在自言自语。

“哈！开什么玩笑，有身份地位的人就不像杀人凶手吗？想不到你也有这种偏见。”我不满地鄙视他，在他微微皱眉之际，我很快地接着说道，“这更能说明段正扬是一个很聪明、很狡猾的人，你想想，如果他毁尸灭迹的话，苏雪无缘无故失踪了，别人不会起疑吗？所以，他越是报警，警察越不会怀疑他。至于为什么没有布置成他杀的现场，那就更简单了，如果是别人

闯进来杀了苏雪，何以他会毫发无损？要我说，他应该把自己也弄伤才像是真的。还有，你说他们感情一直很好，这是他人的证词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没准儿关上门天天吵架、打架呢！段正扬不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吗，这些家庭隐私怎么可能外传？我才不相信结婚七年从来不吵架，不是还有‘七年之痒’的说法吗？说不定问题就在‘痒’字上面。”

连珠炮似的发表一通后，我颇为得意地看了罗天一眼。他却不置可否地笑起来：“布置成他杀的现场不一定要把自己弄伤，他完全可以装作刚从外面回来时发现苏雪已经遇害了。”

“怎么装？他十一点多就已经回家了。”

“问题就在这里，一个凶手怎么可能不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？如果连你都能猜得到真相，这个案子就不能称为‘离奇’了。”

我愤愤地撇了撇嘴，我很笨吗？那你干吗跟我讨论？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率先走进菜市场，扬声道：“案子留着你上班时间慢慢琢磨吧。你现在还是想想待会儿见了我老爸老妈该怎么表现吧，你这么木讷，很难让我妈喜欢上你的。”

罗天追上来，揽住我的肩膀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好啊，我最拿手的就是水煮鱼，绝对正宗的川菜，一会儿你就看我秀厨艺吧！”

## 3

半小时以后。

当我们离开菜市场时，一辆自行车飞快地驶过来，吓得我赶紧往旁边闪开。

惊魂未定之际，身旁响起一个骂骂咧咧的男声：“骑这么快，赶着去投胎啊！”

这名男子被自行车撞倒了，身边还有一块巨大的冰块。

“哎呀！”一个卖鱼打扮的老头儿飞快地跑上前，宝贝似的检查冰块，“谢天谢地，还好没摔破。”

“哟！老张，你儿子摔倒了也没见你这么紧张，一块破冰而已，难道还有人买？”水果摊的胖妇人笑嘻嘻地说着。

老张白了她一眼：“你怎么知道没人买？”然后叨叨咕咕地训斥抬冰块的男子。

待我们离开菜市场时，我考虑再三，决定把自己对苏雪的似曾相识感告诉罗天。

“罗天，我总觉得以前在哪里见过苏雪，好像还跟她有啥关系，可是想不起来……呃，我听人家说似曾相识有时候只是自己的一种潜意识。其实，我根本不认得苏雪……或者是我偶尔在街上见过她一面，现在她死了……总之一切都是潜意识作怪，是吧？”

哎，简直前言不搭后语，还有点语无伦次。

因为我真的不想跟苏雪扯上一丝一毫的关系，如果罗天此时能顺着我的话说“是的，有时候的确只是一种潜意识”，那我肯定可以从苏雪带给我的困扰中解脱出来。

岂知话音刚落，罗天停下脚步，神色凝重地看着我，问道：“你认识苏雪？”

“我不知道啊，就觉得她非常眼熟，怎么了？”

“上个月，也就是五月三十一日那天，你接到一个神秘电话，还记得吗？”

只消片刻，我便想起来了，受伤住院的我当天突然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，对方是一个女子，说她知道关于我奶奶的诸多秘密，说完就挂断电话。我屡次回拨，但对方始终处于关机状态。出院以后因为奶奶突然去世，我跟爸爸妈妈赶回老家办理奶奶的后事，一股脑儿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了。

我困惑地看着罗天，这跟我认不认识苏雪有什么关系？难道……

我一下子瞪大了眼睛，惊声问道：“打电话的人是苏雪？”

罗天说：“是的，我们查了苏雪的手机通话记录，发现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十点二十七分有个已拨电话，正是你的手机号码，而且这是苏雪最后一次通话记录。本来一开始应该找你做笔录，但因为奶奶去世你返回老家，昨晚才回来，所以……”

我恍然大悟地说道：“难怪你把苏雪的案子透露给我，原来这件事情牵连到我，那你现在算是给我做笔录吗？”

没有任何预兆，没有任何防备，一切那么自然。

脑海中灵光一闪，我明白苏雪为什么给我如此强烈的熟悉感了，因为我全想起来了。

苏雪是我的老乡！她比我年长十一岁，小时候还抱过我，就在我八岁的时候，她随着家人离开老家，从此杳无音信，据说投奔台湾亲戚了。

十二年了！

十二年前的记忆瞬间涌现在脑海中，亲切而温暖。

我的大脑顿时一团乱麻，一连串的问题奔涌而出。

她怎么在S市？打电话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明她的身份？为什么给我打完电话就不再使用手机？为什么半个月后惨遭不测？她到底知道奶奶什么秘密？这个秘密跟她遭遇不测有关系吗？

啊！太多太多的疑问了……

我揉揉太阳穴，问罗天知道苏雪的父母在哪儿吗。

罗天说他们几年前已经去世了。

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片刻之后，一个可怕的决定油然而生。

我必须见一见段正扬。

不管他为什么杀死苏雪，我只想知道苏雪为什么突然给我

打电话，如果这件事真的和奶奶有关系，段正扬也应该知道吧。

“你想见段正扬？”听完我的决定，罗天立马变了脸色，摇头道，“不行！开什么玩笑？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我不甘示弱。

“因为段正扬是一个杀人嫌疑犯，而且这件案子跟你没关系……”

“谁说跟我没关系？跟我没关系的话，你干吗把案子告诉我？苏雪最后一次通话记录不就证明跟我有关系吗？我已经想起来她是谁了，她是我的老乡，十二年前她跟家人一起离开农村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，也没有联系过。十二年啊，为什么时隔这么久她会突然给我打电话？而且打完电话的半个月后就出事了，你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？难道你不想破案，不想知道苏雪的死跟那个电话有没有关系吗？”

“有没有关系我自然有办法查清楚，但不会让你见段正扬的。”说完，罗天不再理我，大步往前走去。

“喂！”我追上去，挽住他的胳膊，央求道，“你就带我见见他吧，说不定苏雪的死真的跟奶奶有关系呢？可惜奶奶已经不在，不然我也不想见段正扬。你们不是正好找我录口供吗？我现在积极地配合你，主动跟你一起回公安局协助调查……”

“你以为段正扬那么容易见，想见就能见吗？我也没办法。”

“你是刑警队长，怎么没办法？哼，你就是不愿意！”

罗天不再吭声，不悦地斜视我一眼。

“好不好嘛，罗天？”

他这次干脆看也不看我了。

我继续央求，他仍然不理不睬。我立刻寒了眼神，生气道：“你不肯是吧？好！那我自己去公安局，我就说认识苏雪，知道她是怎么死的，我就不信见不到段正扬！”

罗天耸耸肩，说了句：“请便！”

我只好停下脚步，憋足了劲儿开始酝酿眼泪，软的不行，硬的不行，那么哭总该管用吧？如此一想，许许多多伤心的往事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，不消片刻，便泪如泉涌。

“怎么了，好好的哭什么呀？”

我扭过头去，自顾自地哭着，伤心极了。

“其实你见了段正扬也没用，赶紧走吧，一会儿你爸妈该等着急了。”

见我仍然不理他，他叹了一口气，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地上，扶着我的肩膀，轻声说：“小烟，我不是不带你去，我只是担心你，不想再看到你出事，更不想你介入到任何案子中，你明白吗？”

我不禁为之动容，我知道罗天指的是上个月的事情，江川大学发生十年一度的“七宗罪”连环命案，好奇心强烈的我借机混进江川大学，结果险些丢了性命。

但转瞬间，我把心一横，哭得更伤心了，事情已经勾起我的好奇心，怎么甘心就此放弃呢！

不行，我必须见段正扬，不到黄河心不死。

罗天没辙了，捏捏我的鼻子，帮我擦去眼泪，随即愁眉苦脸地盯着地上那堆东西，苦笑道：“难道带这么多东西到看守所？还有这么多菜……”

半个小时后，我在看守所里见到了段正扬。

段正扬是S市最年轻有为的高级工程师，今年三十二岁。报刊上曾经刊登他的照片和访谈，他是个非常英俊的男人，脸上满是自信的笑容。可是这会儿看见他，却让我有一种不寒而

栗的感觉——他的头发乱糟糟的，胡子拉碴，脸色在灯光下苍白得有些发青，仿佛能看见皮肤下错综复杂的血管。他的眼睛呆滞地盯着墙上的挂钟，眼皮浮肿，下眼睑有着清楚的黑眼圈，看起来极其骇人，昔日的英俊与自信荡然无存。

我紧张地在他对面坐了下来，斟酌一下词句，有些生涩地说：“您好，段先生，我是苏雪的好朋友，我叫古小烟。”

用“我是苏雪的好朋友”作为开场白，本想以此跟他套套近乎，让他减少防备，可是话音刚落，我立马发现这样做是多余的，因为他根本没有任何反应，甚至连眼皮微微一动都没有。

莫名的恐惧陡然升起，我的脑海中不可抑制地臆想出段正扬杀害苏雪的情景，手起刀落，头颅滚到床脚处……这情景使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，于是决定速战速决。

深吸一口气，我把手放在桌面上，努力使自己放松，然而紧握的十指却将我的紧张暴露无遗。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开门见山地说道：“段先生，有一件事情我想请问您，苏雪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段正扬出其不意地开口了：“雷雷呢？”

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干涩、生硬，仿佛很久很久未曾开口说话一般。接着，他猛地俯身过来，一把扣住我的手腕。他用尽全身力气，我甚至感觉到他的全身骨骼都在咯咯作响，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直直瞪着我，瞪得那么大，瞪得那么圆，像爆裂前的样子。

低哑的声音再度响起：“雷雷呢？快放我出去，我没有杀小雪！放我出去！”

这一刹那，我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倒了。

他靠得如此近，嘴里的热气直往我的脸上喷，而我一动也动不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任由他狠命地扣住我的手腕。

在我呆愣之际，两名警察很快地制住段正扬，我也被罗天拖到门边。



段正扬的情绪非常激动，不停地挣扎，不停地大喊大叫，就像一头发狂的野兽，已经濒临崩溃。可是他的眼睛却一直紧紧盯着我，目光充斥着愤怒与绝望，而在愤怒与绝望中，更多的是恐惧。

如此复杂的眼神让我浑身发冷，也让我的心里突然升起一个令人震惊的念头：他是凶手吗？

他真的是凶手吗？

## 5

离开看守所，我整个人恍恍惚惚的。

没有见到段正扬之前，我打心里断定他就是凶手，可是现在，这种断定在段正扬紧紧盯着我以后开始动摇了，我甚至从他眼里读到“无辜”二字，这让我变得茫然。

“你没事吧，手痛不痛？”

罗天的话把我从恍惚中拉了回来，我这才感觉到两只手腕火辣辣的痛，用手来回搓了搓：“没事。”

“那个，苏雪有没有可能……我的意思是，段正扬会不会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？”

“怎么？这么快就改变主意了？”

“比如，梦游呢？”我没理会罗天的挖苦，心事重重地问，“如果他在梦游的情况下杀了苏雪……”

“专家鉴定，段正扬没有梦游的先例，而且精神正常。”

“哦。”显然这个问题罗天早已调查过，排除了段正扬精神分裂的可能性，但我仍然不甘心地问：“催眠呢？他会不会被人催眠了？”

“这不是写小说，也不是拍电影，你不要一碰到难题就幻想好不好？”